



繆思風采

讀《左傳·蹇叔哭師》有感七絕

● 張垣鐸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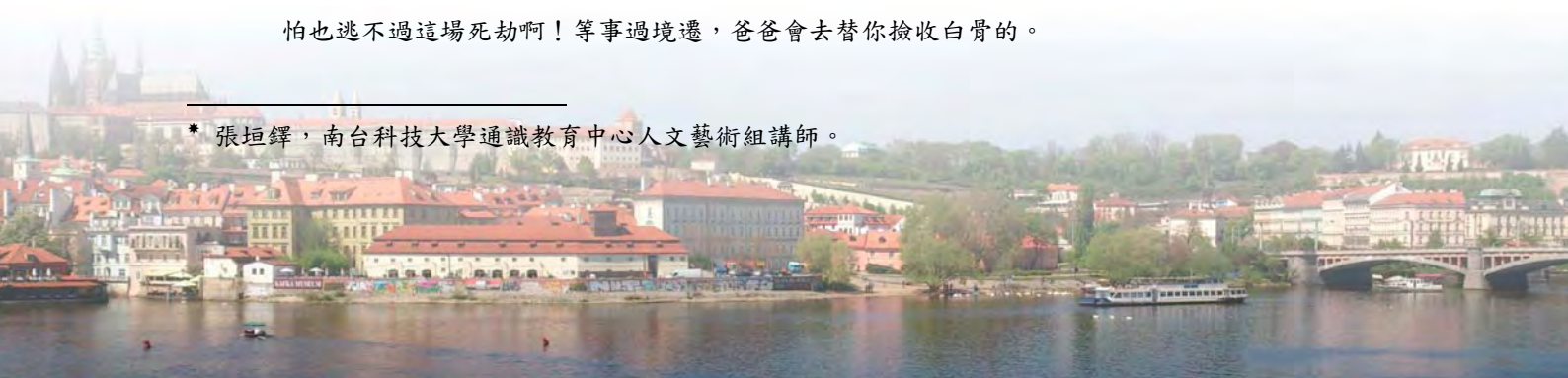
穀陵險要勢天成，
 風雨文王遮避營；
 十萬晉師橫阻禦，
 三更白骨唱秦聲。①

註①：

當留在鄭國，協防鄭國國家安全的秦大夫杞子，取得鄭國國君的信任，掌管鄭國首都新鄭城北門進出的鎖鑰後，心懷不軌，透過管道，建議秦穆公，只要秘密派遣軍隊前來偷襲鄭國，必能獨自佔領鄭國。秦穆公接到情報，心動不已，卻又故作矜持，慎重其事地向足智多謀的老臣蹇叔徵詢意見，卻遭到蹇叔的反對。蹇叔當頭棒喝，深謀遠慮，高瞻遠矚地認為杞子「秘密派遣軍隊前來偷襲鄭國，必能獨自佔領鄭國」的情報，不但不可信，而且不可行；杞子的想法太簡單，也太自以為是了。想不到秦穆公不但聽不進去，反而以實際的軍事行動，表達對蹇叔的不滿。蹇叔在大軍面前痛哭失聲，預言士兵們有去無回。穆公盛怒之下，派人數落他老悖無知，出語不祥，嚴重打擊傷害挫敗軍心士氣。

蹇叔的兒子也參與這次偷襲鄭國的軍事行動，蹇叔心碎絕望地哭著送行兒子，預言晉國必會在秦軍路過的險要的穀山南北二座陵谷埋伏重兵，痛擊秦軍。穀山南陵是夏代國君皋的陵寢之所，隱密可想而知；北陵則是周文王當年躲避風雨的營寨，其風雨不入、禽鳥插翅難飛的險隘，自然不在話下。秦軍如果誤闖進去，勢必全軍覆沒，屍骨橫陳。可憐的兒子啊！到時，你怕也逃不過這場死劫啊！等事過境遷，爸爸會去替你撿收白骨的。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

蹇叔的「言諫」、「哭諫」、「死諫」，終究阻止不了秦穆公的貪婪野心；秦穆公的利益薰心、利令智昏、執迷不悟、一意孤行，讓我們對政治的醜陋黑暗、爾虞我詐，徹底寒心！無辜的秦國士兵，又能向誰伸冤、討個公道呢？！

《左傳·蹇叔哭師》文本如下：

三十二年冬，晉文公卒，庚辰，將殯於曲沃，出絳，柩有聲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，曰：「君命大事，將有西師過軼我，擊之，必大捷焉。」

杞子自鄭使告於秦，曰：「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」

穆公訪諸蹇叔，蹇叔曰：「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！師之所為，鄭必知之。勤而無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」公辭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於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「孟子，吾見師之出，而不見其入也。」公使謂之曰：「爾何知？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。」

蹇叔之子與師，哭而送之，曰：「晉人禦師必於殽。殽有二陵焉。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間，余收爾骨焉。」秦師遂東。

